

我们心目中的

沈毅 傅乃琳

1922-1961
1923-1997

SHENYI AND FUNAILIN IN OUR EYES

沈毅、傅乃琳老师毕生献身于艺术教育事业，是天津美院西画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者，我们这代学生，都敬重他们，并在多方面受他们影响；两位教师质朴而真诚，更是质朴而真诚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追求，也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郎绍君

■郭卫华 编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国优秀出版社)

—— 我们心目中的 ——

沈毅 傅乃琳

SHENYI AND FU NAILIN IN OUR EYES

郭卫华 编

[1922-1961]
[1923-1997]

上世纪 50 年代初，沈毅、傅乃琳伉俪应郭卫华之邀到天津美术学院（时为河北师范学院），开始了他们的艺术教育生涯。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沈毅先生英年早逝，年仅三十八岁，其时正当黄金年华；而傅乃琳老师也于 1997 年夏悄然谢世。二位先生虽然早已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学校，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生活，而他们对学院教育的成长所做出的奉献，对几代学生的言传身教，确是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这种记忆不会因时光的流转而消失。

回忆他们从教从艺的人生，我们会以崇敬和感激的心情怀念二位先生对艺术教育事业的忠诚，对学生的平和、严谨与热情，对艺术创作的执着与才华。当我们面对二位先生的作品时，会更感谢他们给学院留下的教学实践与艺术创作实践的宝贵财富。

故人已逝、往事不再。后人的伤感回忆中也有着更多的美好追思，且能透过他们的作品嗅到油画颜料经年不褪的特有芬芳。

天津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姜陆

2007 年 12 月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们心目中的沈毅、傅乃琳 / 郭卫华编. —天津: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05-3572-1

I. 我... II. 郭...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
代②沈毅—纪念文集③傅乃琳—纪念文集 IV.
J221 K825. 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8608 号

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 300050 电话: (022) 23283867

出版人: 刘子瑞 网址: <http://www.tjrm.cn>

天津九星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8 印张: 18

印数: 1-1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 80.00 元

目 录

- 01 靳尚谊祝辞
- 03 詹建俊祝辞
- 05 序——沈毅、傅乃琳老师和他们质朴、真诚的艺术 / 郎绍君
- 08 忆故人——追思画家沈毅、傅乃琳伉俪 / 穆家麒
- 10 傅乃琳的油画艺术 / 秦征
- 12 我知道的傅乃琳 / 赵友萍
- 14 艺术无边追求不止——记女油画家傅乃琳 / 郭文增
- 15 难忘傅乃琳 / 徐礼娴
- 17 历史的画面 / 陈冬至
- 19 忆恩师 / 刘贵宾
- 22 傅乃琳：生命不息求索不止的女画家 / 孙建平
- 25 沈毅（1922—1961）
 - 27 沈毅年表
- 47 傅乃琳（1923—1997）
 - 49 傅乃琳年表
 - 53 20世纪50-70年代
 - 79 20世纪80年代
 - 107 20世纪90年代
 - 129 关于素描习作整体感问题 / 傅乃琳
 - 131 《素描教学随录》节选 / 傅乃琳
 - 132 名言撷拾 / 傅乃琳
- 135 后记——怀念恩师、慈母傅乃琳先生 / 郭卫华（字怀予）



靳尚谊先生近影

傅乃琳的一生艰辛坎坷，为人为师有口皆碑。其绘画作品沿袭了现实主义画风，写生写实，素描功力扎实，油画厚重富于韵味，晚年吸收了印象派的表现技法，用笔泼辣，生动传神。

1953年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一直在天津美术学院执教数十年，培养了几代油画家，桃李满天下。作为同学甚感欣慰。值此画展举办之际，谨致衷心祝贺。

靳尚谊



詹建俊先生近照

西洋绘画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在老一辈艺术大师徐悲鸿、吴作人、常书鸿、林风眠等先生的积极实践和倡导下，经过几代画家的不懈追求和艰辛探索，形成了完整的油画、素描、水彩的教学与创作体系。在这一体系的教育下，培养出许多杰出的油画家，而油画的风格、技术性与艺术品位、民族精神与形式美的结合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需要长期研究的课题。

傅乃琳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油画家，在校学习期间打下了扎实的绘画基础，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演变，从早期严谨的画风直到晚年借鉴印象派的色彩表现技法，使我们看到这一辈画家的发展历程。傅乃琳的素描扎实厚重，色彩富于表现力，创作题材内容丰富，表现出画家对生活与亲情的真诚感受。把这些作品系统地整理出版与展览是天津美术界的一件盛事，在此表示祝贺。

詹建俊
二〇〇七年九月
二日

序

沈毅、傅乃琳老师和他们质朴、真诚的艺术

□ 郎绍君

我是51年前，从通州潞河中学考到天津学美术的，到通州招考的老师，就是长着满脸络腮胡子的沈毅先生。入学后，沈老师教过我们素描和创作课。素描课教室在北大楼东侧的半地下室。沈老师总是悄无声息地走进来，在每个同学的画架后面观看，小声地进行个别辅导。他反复对大家说的几个字是“注意整体”！有时，他看谁画得木了，就让他“出去走走，回来再画”！上创作课是在东科学楼上，沈老师对我们的选题很宽容，但要求有真实感受和健康的內容。我的作业是一幅水印套色木刻，描绘冬天的早晨，上班的人们等待有轨电车的情景。沈老师鼓励有加，使我对版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在我的印象里，沈老师不苟言笑，不论是上课下课，他的话都不多，但凡说出来的，都简洁果断，抓住要害，我们都很佩服他，喜欢他的刚毅气质。

大约是1957年上半年，有一批俄罗斯油画来北京展出，少数中国画家有机会临摹。沈毅、傅乃琳、李锐祥等老师都去临摹了作品，并在北大楼走廊展出。沈老师临列宾的《黑女人》（见30页）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黑女子正面盘坐，深冥的厅室和暗红的地毯衬托出她的金色长袍，棕黑的皮肤闪着一种异样的光。当时还听人说，《黑女人》是临摹画中最接近于原作的。沈老师的水彩《老人像》（见43页左上图）我们也很有印象，那是在课堂上画的模特儿，侧面，面部刻画得生动而深入；头上的毡帽用大笔触，很概括也很有质感，整个作品属于那种浑厚结实的风格。沈老师的《自画像》（见29页）约作于20世纪50年代前期，比我记忆中的沈老师本人消瘦些，眼神专注，表情严肃。《雨的回忆》（见46页上图）是一幅油画速写，画的是细雨中的金钢桥头，天色转暗，行人匆匆，调子很沉厚，但笔触灵动，显示了画家捕捉瞬间感觉的能力。另一幅油画速写《山城》（见31页左下图），似乎与李立民先生的《昌黎写生》相近，画一条有老房子的街道，土黄色调，可以看见山根，一看就知道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沈毅老师1944年毕业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科。1946年后，担任过哈尔滨中苏友协美术组长和哈尔滨市美协主席。1951年调到天津任教，先后任素描教研组长和师范系副主任，有不少习作与创作，但历经“文革”，其存留下来的作品已经很少，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是印刷品。

20世纪5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绘画创作都表现现实或历史的革命主题。沈毅老师与傅乃琳老师合作，先后创作了《第一课》（1954年，见32页上图）、《夜读》（1956年，见33页下图）、《献礼》（见40页）、《登高英雄杨连弟》（1959年，见41页下图）、《吉鸿昌烈士像》（1959年，见41页上图）、《反扫荡》（1960年，见37页）等，显示了两位老师旺盛的创作热情。这些作品或参加过全国与省市美展，或在《河北美术》上发表过，在省市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夜读》是一件很温馨的作品，曾获天津市第一届青年美展三等奖，画面以赭红统调，描绘一个年轻妇女哄孩子睡下，准备点灯读书。20世纪50年代前期，农村广泛开展扫盲运动，妇女学文化成为一个突出的亮点，《夜读》正

是对这一真实的真实反映。《反扫荡》是一件素描稿，描写抗日战争期间，冀中一带民兵在村头埋设地雷、疏散群众的情景。金字塔形的构图，明暗交织的光影处理，对近景三组人物的集中刻画，赋予作品凝重有力的风格，特别是近景三个埋雷民兵的形象，有正有侧有背，处理得十分自然，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幅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

1958年院系调整，学院大部分系科迁往石家庄，美术系留在天津，扩大为河北美术学院，1959年，沈老师出任师范美术系副主任。那时，学校开展“红专”问题的大讨论，在师生中大力批判“成名成家”思想，批判只关心业务、不关心政治的“只专不红”倾向。在师范美术系，则特别批判“只想当艺术家而不想当老师的错误思想”。对此，沈老师似乎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学好专业，要立志做一个艺术教育家！”这种鼓励年轻人追求理想的话，给许多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1年春，为了创作淮海战役中大王庄争夺战的军史画，沈毅老师等带领部分油画班同学，到天津杨柳青某部队深入生活。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与医疗条件都比较差，沈老师突患伤寒，却被误诊为感冒，他发着高烧坚持画肖像、构思草图，等返津确诊，为时已晚。年仅38岁的沈毅老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学院唯一在创作和教学第一线殉职的老师。

沈毅老师逝世后，傅乃琳老师的悲痛是可以想见的。她独自带着幼小的沈深和沈言，把姐弟俩哺养大，不知经历了多少艰辛！傅老师是一个亲切和善而内在刚强的人，对教学、作画、办事，她一向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对学生，则从来都是关心、爱护、鼓励，像春风一样的温暖和煦。我是沈老师病逝的那年夏天留校工作的，虽与傅老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但前后18年间，总是朝夕相见。她的谦和平易，她的亲切身影，她略带东北口音的说话，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傅老师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她在校时，中央美院教素描的是董希文、吴作人、王式廓、李瑞年、孙宗慰、倪貽德、艾中信等，可以说是名师荟萃。但她从不把这些名师挂在嘴边，以出身于名校、名师之门自诩。她的素描，画法比较多样，与徐悲鸿重视用线的简洁画法不同，与完全用明暗块面的苏式素描也不很一样。《小女儿》（约1960年，见59页）、《男青年》（1978年，见74页）是用木炭条画的，是速写性的，相对强调用线，形紧而笔松，神态、质感和调子都把握得十分得体，特别是《小女儿》，神态自然，调子柔和，松松的笔线与微妙的轮廓处理，很有大家风范；《民工》（见66页）、《素描半身像》用炭笔，以描绘的概括而深入为特点；《水罐与竹篮》用铅笔，很有空气感，可以用“细密精致”四字形容。这些作品表明，傅老师的素描根底扎实，对形的把握很严，颇注意发挥不同材料的特点与表现力。

傅乃琳老师油画、水粉作品，包括人物、风景和静物。其早期作

品，除上面谈及的与沈老师合作的《夜读》等，还有临摹俄罗斯画家的《老人像》（约1957年，见56页）和临摹罗马尼亚画家的《少女像》（1978年，见106页），主题性创作《夺泥战》（1963年）、《三七批示》（1971年）、《喜讯传来》（1972年）、《阳光雨露照天大》、《周恩来像》（1977年）等。这些作品，大多是任务性的，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大众思想与艺术上的写实风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傅老师的思想大大解放，担任了学院素描教研组长，被评为先进教师、先进工作者，参加了天津市的妇代会、党代会、文代会，被聘为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市高级职称评委，创作了大量题材广泛、形式多样的作品。

从题材内容看，这些作品可大致分五类：一是主题性创作；二是肖像；三是人体；四是静物；五是风景。在主题性创作中，《亲人》（1979年，见76页）、《心潮》（1984年，见93页）都是歌颂周总理的，其中《心潮》描绘一个雕塑家坐在他的作品——周总理大理石像前沉思。雕塑家处理为侧影，轮廓清晰，神态专注，色调温暖而凝重；总理雕像为正侧面，洁白的大理石质笼罩在明亮的光照下。雕塑家和他的作品形成一实一虚、一暖一冷、一正一侧的对比。整个作品构思精巧，风格简洁，富于诗意。《报春》（见87页）、《生命的旋律》（见100页）、《窥》（现更名为《？……嗯》，见98页）、《场》（见86页）都是儿童题材，它们的特点，是把儿童形象置于抒情的自然场景之中，以象征春天的绿色、黄绿色作基调，面对这些作品，我们所感到的，既是孩子的天真可爱，也是画家自己明朗、愉悦和憧憬美好未来的心境。肖像作品，所画多是女青年，其中沈深（《女儿》见92页）和海青（《海青》见81页）都是在天津美院长大的孩子，我在学校的时候，她们还都是跳猴皮筋儿的小女孩，在画像中已长成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我还能清晰地认出她们，足见傅老师捕捉人物形神的高超能力。《凝思》（见91页）、《红衣少女》（见95页）、《樱桃红了》（见94页）、《化妆》（见88页）、《艺术青春》（见82页）、《紫衣》（见83页）、《若西坚赞》（见97页）等，都是带有创作性质的肖像，每一件都有不同角度、环境、色调的设计，姿情各异，但在精神气质上，她们又都有新时期青年人的特征。傅老师教素描和油画，画人体应是她的“看家”本领之一。所见两件女人体，一作于1991年，立像（《人体速写》见113页），形体刻画比较具体，用小笔触，抓大关系，画面简洁，色调柔和，有明显的写意性；另一坐像（《煌》见126页下图），奔放的大笔触，模糊的形体，告诉我们这是件未完成的作品，但这种恣肆的、近于抽象表现主义的画法和风格，却前所未见，让我们领略了傅老师晚年的大胆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傅老师画了一些静物，如《盛夏》（见111页）、《无瑕》（见101页）、《傲霜》（见116页）、《初冬》（见109页）、《黄花》（见123页）、《青苹果》（见127页下图）等，它们的特点，或粗放率意，或凝重浑厚，或彩色斑斓，或空疏清朗，看



水罐与竹篮 1989年 傅乃琳 纸本铅笔 36cm × 35cm

去都像不经意之作，相对自由、抒情，似乎比人物画更接近于画家的内在世界。如《初冬》——窗台的花瓶里，放置了一丛秋枝，零乱的秋叶开始凋残，但它们在逆光和清冽的空气中伸展着、抖动着，焕发着另一种生命的光彩。再如《黄花》，饱满的构图，粗犷的斜势笔触，强烈的暖色对比，似乎是一种偶发的、强烈无羁的宣泄。同一时期，傅老师还画了些油画和水粉风景，如《黄菜花》（见73页）、《雨》（见70页）、《风景写生》等。都是现场写生，构图平实，多中近景描绘，色调浓郁又不乏明丽，有很强的光感，可以看到对印象派外光画法的吸收，与一般苏式油画的灰色调有所不同。而流动的笔势和写意式的点画所形成的表现性倾向，与上述静物画一样，标志着画家晚年向感

性风格的转变。

如果要总结几句，我想说，沈毅、傅乃琳老师毕生献身于艺术教育事业，是天津美院西画教育的拓荒者和奠基者，我们这代学生，都敬重他们，并在多方面受他们的影响；两位老师质朴而真诚，更是质朴而真诚的艺术家的，他们的艺术追求，也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我离开天津30年，虽不断怀念母校，感激师恩，但说到对老师思想和艺术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在母校为沈毅、傅乃琳老师举办展览之际，我这篇短文只能表达自己的感念之情和读画感想，完全谈不上是研究。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师友指正。

2007年8月28日于北京



穆家麒先生（右）在寓所与傅乃琳女婿郭卫华（字怀予）合影。

忆故人

——追思画家沈毅、傅乃琳伉俪

□ 穆家麒

在京居的宁静扁庐中，方才放下画笔，便转身琴桌，坐下稍调七弦，抚弄一首由曹魏时代蔡文姬谱写的《忆故人》琴曲。“琴弹己心、文抒己怀”，不禁想起离去人间的几位挚友，他们曾与我自1949年以来一同筹建天津美术学院前身——“河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其中就有稍后于我、较我小几岁、且专业优秀的沈毅与傅乃琳伉俪。我们志同道合，相投默契，成为投身于美术教育事业的同路人。

沈毅（哈尔滨籍，1922—1961），是1951年河北师院建立美术系后，由李立民系主任（又名：骆公，现已故）推荐，从哈市文化局美术科调来任教的。通过立民兄介绍，我似乎认识，若果真是其人，原名则是：“沈化民”。因我日本留学归国后，曾在“艺专”任“西洋美术史”教学，沈毅是高年级生，听过我的课。不久，沈毅来院报到，我们一见，惊喜起来，他刚叫“老师”！我捂他嘴说：“我们同事了！”从此一起投入教学工作。原来，他在1944年从北京艺专毕业后，即回哈市；1946年哈市解放，任中苏友协美术组长，继任哈市美协主席及文化局美术科科长。那时立民兄由日本留学归国滞留哈市，成立画室教学，与沈同在美术界相识甚笃，恰值我院急需师资之际，推荐了他。

沈毅具备坚实的素描功底，并长于创作，来后担任素描教学及教研组长。教学中他强调对物象认真“观察、分析、综合”，取得理性认识，培养“形象记忆力”；继之以“稳、准、狠”的手法捕捉形象，通过感觉发挥“艺术表现力”。学生们在他耐心辅导启迪下，习

作卓有成效。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后，教学也要求改革。除强调“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外，并提倡“向苏联学习”。恰于此时，中央美院为教改需要成立了“素描教学进修班”，有留苏的画家罗工柳等教授主持，并承诺兄弟院校素描教师参加进修，沈毅经我院介绍参加。班内传授19世纪俄罗斯绘画大师契斯恰科夫（1832—1919）的素描画法体系，契氏的严格造型技能、技巧影响很广，他的学生有列宾、苏里克夫、瓦斯涅佐夫、谢洛夫等人，后来均成了大师。沈毅进修半年结业后，便引进了契斯恰科夫素描画法体系。

契斯恰科夫素描画法体系，看起来似乎与我们留日（李立民、王之江、我）所学的不同。契氏使用铅笔工具，“刻画精致、严谨不苟”；我们使用木炭，“重体面”、“求整体”，且工具运用自如。对两种工具的使用和表现手法有了分歧！我们根据沈毅建议：试用铅笔来画，用了一周时间、集中精力写生一座石膏头像，却总觉得不如木炭那样得心应手！后来与沈交换意见、研讨，终于冷静下来，发觉契氏的画法与我们掌握的都是继承19世纪法国绘画体系，只是工具上的不同，最后均回到“整体感觉”，表现出真、善、美的艺术形象。在统一认识下，共同修改了素描教学方案和计划，由沈毅执行，使学生改换工具（铅笔），通过适应而掌握，达到“刻精微”、“致广大”的造型基础要求。

沈毅还长于油画，课余勤奋于创作。他的《自画像》（见29页）深受17世纪荷兰画派大师伦勃朗（1606—1669）的影响，是素描与光色二者的结合：在幽暗的画室内，透过一缕顶光照射，揭示着人物心情的微妙变化——眼神在探索……1954年，他与爱侣傅乃琳合作的油画《第一课》（见32页上图），在长方形的稳定构图中，描绘一位青年女教师即将步入课堂的刹那：她夹着课本与名册，在犹豫、踌躇，又极力镇静，考虑如何教好第一堂课……据悉，是沈、傅两人的亲身体验，源于现实生活。傅乃琳本人充当“模特儿”，形神兼备；天真的孩子们整齐地坐于教室，隔窗眺望这位可亲的新老师“妈妈”……该作同年发表于北京朝花美术社，博得好评。1956年，沈毅被吸收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会员，同时与傅乃琳合作一幅造型优美、色彩丰富的油画《夜读》（见33页下图），并参加天津市第一届青年美展，获三等奖。

1957年，沈毅被提升为河北师院美术系讲师；翌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教学中的主要骨干。他以严谨写实的画法融入教学，认真培养学生牢固的造型基础和色彩功底，且因材施教。在他培养下的学生，如：张世范、刘贵宾等同学，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及创作，有的以创作著称，均成为精英之才。自1959年以来，沈毅的油画创作从写实步入富有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并与傅乃琳联合创作了一系列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及革命烈士肖像的油画精品，如《民兵》、《献礼》（见40页）、《反扫荡》（见37页）、《登高英雄杨连弟》（见41

页下图)、《吉鸿昌烈士像》(见41页上图)等作品,多发表于《河北美术》月刊。1960年与其他画家为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合画《李大钊肖像》长期陈列,《反扫荡》参加了“全国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美术作品展”。

沈毅于1959年任河北师院美术系副主任,全面抓教学,注重教学改革,倡导真、善、美的艺术创作,竭尽全力培养合格的美术教育人才及绘画艺术创作能手。不幸的是:1961年,率领学生赴外地写生时患染重症,误诊而因公殉职!年仅38岁,英年早逝!笔者默默写至此处,悲痛万分!《忆故人》琴曲,触我心弦!

沈毅的恩爱伴侣傅乃琳(生于黑龙江省双城县,1923-1997),20世纪40年代曾就学于哈尔滨市女子国立高等学校,并从师学习山水画,相继在哈市美协美术班学习绘画。结业后,于哈市美协社会服务部任画师。与沈毅结为良缘后,于1950年考入中央美院绘画系。升入高年级时,在著名画家董希文教授画室进修。特别是色彩表现技能方面受益匪浅。创作坚持现实主义道路,注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位勤于艺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女画家。

1953年,她从中央美院绘画系毕业后,即分配到天津河北师院美术系,任素描教学助教。实际上,她的造型基本功很强,是典型的学院派,更因极耐心地进行辅导和亲自动手示范,这种卓有成效的教育,使学生进步很快。学生对她的平易近人,很为感动,师生情谊亲密无间。

她与沈毅合作《第一课》后,于1956年参加了中国美协天津分会为会员;1957年提升为讲师。从此,与沈毅进行了一系列合作,扬名于画坛。另外,她善于总结教学经验,上升为理论,如:专题论文《关于素描习作整体感问题》,发表于《河北美术》月刊。

1961年,沈毅的骤然逝世,如同一声霹雳,使她受到严重刺激,悲痛万分!但她强行克制,除继续教学外,回家含泪抚育他俩生养的幼女(沈深)和幼子(沈言)!尤其1970年,曾由河北师院美术系改为的“河北艺师”下马,“文革”中饱受冲击的傅乃琳被下放到南开区渭水道中学任教图画课。这一段对她真是难以形容的煎熬岁月!幸而,1972年,河北艺师与天津音院合并为“天津艺术学院”,在落实政策下,傅被调回任美术专业油画教学;1976年任油画教研组组长,一直延续到当今的“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再到退休。

令人钦佩的是,她在多年的艰辛、困惑岁月中不但坚持认真教学,更抓紧时间从事油画创作。大量的优秀作品相继而出,如:《夺泥战》、天津市周恩来纪念馆《周恩来青年像》、《亲人》(见76页)、《心潮》(见93页)、与爱女沈深合作的《场》(见86页)、《孙孙》等佳作。有的发表于各报刊,有的参加重点美展并获优秀奖(如上例:《亲人》及《赤子心》,参加天津市主办之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展览,获奖),她的艺术创作享誉于画坛。

傅乃琳的油画艺术,在董希文教授的影响下继续探索光色变化的

新规律,那就是跳出写实派“固有色”的传统,追求19世纪末“印象主义”的光色表现,使画面增加了清新明朗、色泽缤纷的艺术魅力。代表作如:富有坚强个性的《自画像》(见120页)、笔法豪放写意的女裸《煌》(见126页下图),以及光色交织的《黄花》(见123页)、青春娴雅的《女儿》(见92页)等佳品。

傅乃琳长年累月,持之以恒地奉献于美术教育事业,并于1980年荣获天津市美术学院先进工作者称号;翌年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3年,被选为天津市第七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并任天津美院绘画系党支部宣传委员;1986年提升为教授兼硕士生导师以及绘画系职称评定组成员。此后,她受聘为全国教育系统及天津市各文化系统的评审委员(详见年表)。

这位慈祥可亲的知名女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傅乃琳刚刚年逾古稀,便离开人间西行。她与爱侣沈毅在天际鹊桥喜重逢,人间挚友们则无限怀念!你俩安息吧,你俩坚持的“现实主义——真、善、美”的艺术道路,自有你俩培育的后生们以及爱女来继承和开拓、发展、创新。犹如《忆故人》的绵绵尾声,通过一连串勾、拂的微妙“泛音”,最后双指小撮两低音和弦,如击磬,琴曲虽终,而余韵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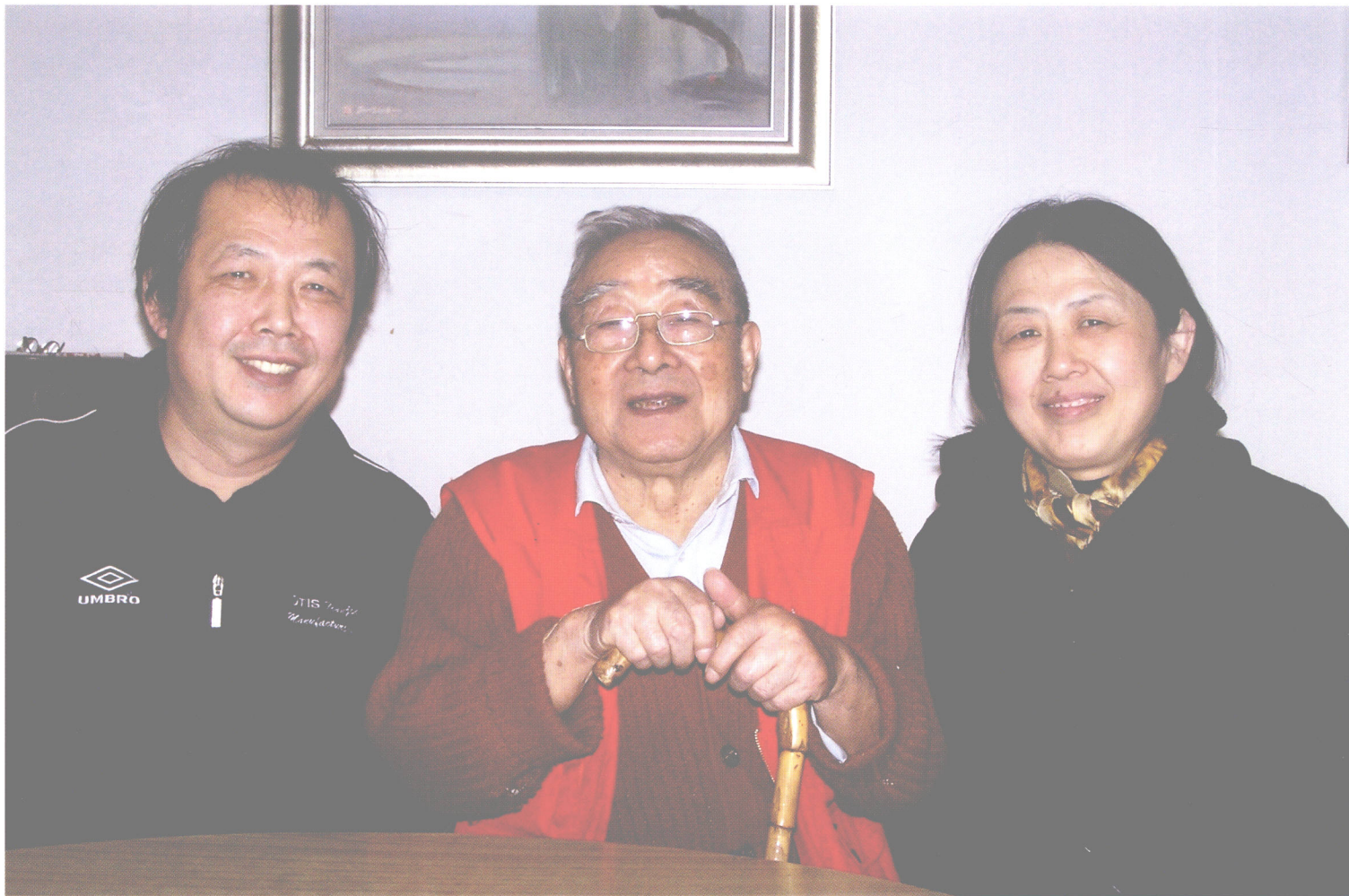
九旬叟

书于北京扁庐

2007年立冬11月11日脱稿



沈毅(2排左6)、傅乃琳(3排左6)与康明瑶(2排左1)、孙其峰(2排左2)、穆家麒(2排左3)、李立民(骆公,2排左4)、王之江(2排左5)、齐宝善(4排左4)、王双澄(4排左5)、鲁丁(4排左6)等合影。



秦征先生（中）在寓所与傅乃琳儿子沈言（左）、女儿沈深（右）合影。

傅乃琳的油画艺术

□ 秦征

沈毅、傅乃琳伉俪，毕生
致力翰墨，静心明道，成就
卓著；教书育人，亦慈亦慧，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幸有画集付梓，玉成艺坛
双璧。

秦征 2007.11.20.

秦征先生为展览、画册出版祝辞。

傅乃琳、沈毅伉俪，辛勤耕耘在美术教育园地，数十年如一日。唯沈毅先生于60年代不幸病逝，遗下一双小儿女。正值盛年的傅乃琳先生，肩负起教学工作与家庭生活两副重担，为人师，传道解惑，循循善诱，趁时而树桃李；为母亲，克勤克俭，抚儿育女，熬过一个又一个苦夏严冬。大革文化命的动乱十年，知识分子无分男女，在劫难逃，傅家外受迫害欺凌，内无三尺应门之童，孤儿寡母徒唤奈何。

世事翻覆无定，贫达岂能预料，“谁道人生难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中华大地终于从噩梦中醒来，历史的进程步入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天下襟抱学识之士，满怀希望和自信，重新点燃自己，驱赶心灵上的寒冷，鼓起生命的风帆。年逾花甲的傅乃琳教授，有幸加入了党的队伍，以偿平生夙愿。她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奋笔挥毫作画，老当益奋，精勤不怠，一树叶绿布清荫，新枝又发百尺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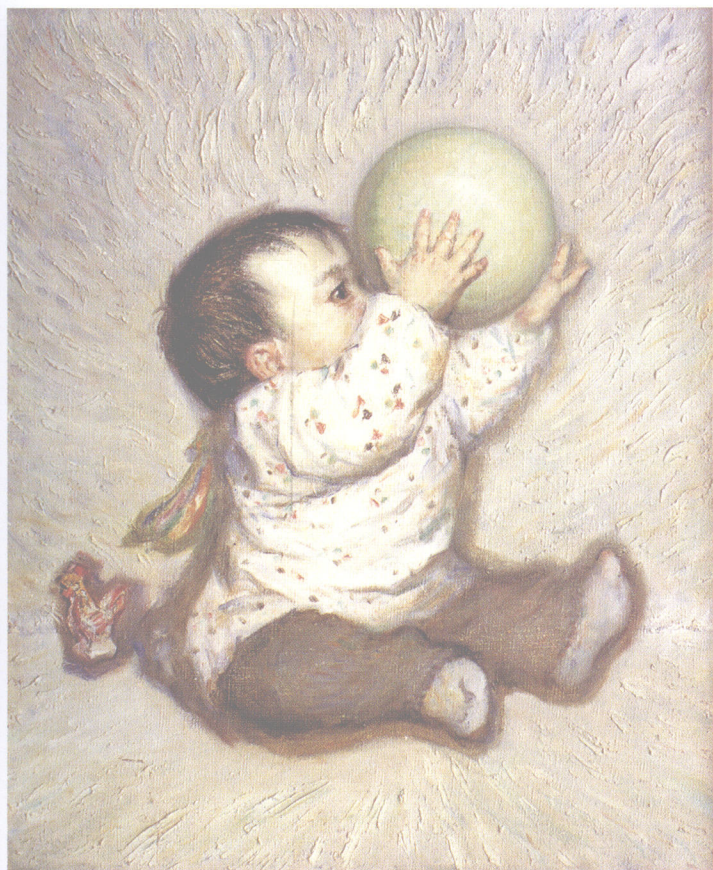
油画《亲人》(见76页)和《心潮》(见93页)创作于1979年—1984年,显而易见,画家通过对已故总理周恩来崇高形象的描绘,凝结着虔敬而深切的思念。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心态——芸芸众生,历尽十年浩劫,反思大苦大难、大悲大忿,长歌当哭,怀周之情人皆有之。特别是老年学者,东隅既逝,犹念桑榆之光,万千思绪,倾之于笔端;画家精心绘制的作品,亲切感人,具同感而生共鸣。上述两件作品与1960年创作的《反扫荡》(见37页,沈毅、傅乃琳合作)相比较,绘画技巧有显著提高,其艺术特色一如既往,重于思理和主题的展示。然而,画家并未就此止步,在艺术实践中继续艰难地攀登,不断推出新作。油画《报春》(见87页)就别具一格,画面色彩明丽,阳光照射下,前景放大的了的水仙花丛和玻璃窗外的顽童相照应,生趣盎然,给人以意境清新之感。

半世勤劳,含辛茹苦,作了祖母的老画家,喜得孙男甥女绕膝承欢,平添了几多天伦乐趣。心境延联着画境,画家如醉如痴地,连连画了许多幅婴儿题材的油画,这确乎是前所未见的,如《孙孙》、《两个球》、《窥》(现更名为《?……嗯》)(见98页)等。众多观者驻步于画幅之前,仔细品味,无不流连忘返。尤其是《窥》一画,那个天真稚拙的娃娃,伸出胖乎乎的小手,翻开书包盖子,全神贯注地探头窥视着,似懂非懂,亦新亦奇,这里是婴儿眼睛里未知的天地:幼小的心灵,一本正经,认认真真,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此画出自白发

苍颜的老艺术家之手,无疑是童心的复归,是温馨的母爱,是感情库容流失太多,刚刚得到的一种精神补偿。也是在人生和艺术河流中一次新的跨越。所谓“艺术根生于爱”,诚以信哉,爱之愈深,情之愈真,画之则愈发生动感人,可云乎千古不二的道理。画集中选入傅、沈二位先生数十幅精彩之作,笔者不及一一尽述。古人云:“诗非待文而传者也”,书画尤其如此。广大读者观众各自都会从画面中有所发现,有所获益,心灵幸会相通。每欣赏一幅新画,宛如结识一位新的朋友,“乐莫乐兮新相知”,细细品尝个中滋味,赏心悦目,其乐无穷。

1987年5月于天津

注:此文为河北美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傅乃琳 沈毅油画选》序。



两个球 1986年 傅乃琳 布面油彩 73cm×60cm

对家人、朋友、同学、同事、学生都热情、真诚。虽然她分配到天津以后我们的接触少了，我仍然从很多人那里听到对她的评价都是“慈母教学”，我完全相信。她是那么一个对生活充满爱，对他人充满真诚的人，她必然会把对子女的爱，对生活的爱注入到教学和她的绘画中。

有一个小故事：50年代，同学们下乡到河北省永安县小野桃的下站村，白天劳动，晚上参加会议。会议上要记工分、算账，农民没有文化，账算不清，很着急。我只是在那里观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但看得出来，她的心已经融入了他们，了解了他们的难处。她静静地走过去，轻声地问：“我能不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她接过账本很快帮他们算完了账，农民如释重负，总算把账目算完了。农民们的高兴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农民们每天见了她都是又亲近又尊重。

这件事给我的感受太深刻了，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真理。这一理念也指导了我后来的生活和艺术创作。

我跟傅乃琳一样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始终坚持对生活的肯定与热爱。我们对艺术的认识是：它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一种兴趣所至，更是一种责任。所以我们的画中始终都表现真善美。

她是里外如一的人，与人相处，不管是老师、同学，还是学生，对谁都那么诚恳，绝不两面三刀。她不会嫉妒人，不会猜忌人，没有小心眼。她有两个“一”：“里外如一”、“始终如一”。她的画，形式与内容统一，看起来好像没有形式，但实际上是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了。绘画表现的应该是真善美，绝不应违背这一主流。追求真善美，不仅是个人的、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她的色彩很好，油画没有色彩就不能称其为油画，她在色彩上的修养把油画的精华体现得淋漓尽致，素描的功力也很扎实，看她的每一幅画都给人一种戳得住的力量。尽管她艰难的一生中，给她画画的时间很少很少，她仍然达到了如此的高度。

她对自己所画的对象有一种感受，首先她有强烈的意愿去画，其次，她细心观察，深入被表现人物的内心，去发现他动人的地方。所以，她可以表现出对象的很细微很动人的情绪。

她的自画像可以看出她想表达的稳重、深沉。她的画与沈老师的画不仅仅是看的，很多都可以读，都可以读得进去。

现在的绘画界很混乱，有些人在追求假恶丑，所谓的追求个性。真善美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傅乃琳一生倾心追求的就是这种境界。